

世间万象

鉴古照今

刘杰连

走进淮南市博物馆铜镜陈列展厅,我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。在我参观过的众多文博场馆里,如此成规模、成体系、又极具美感的铜镜专题展,确实算得上国内少见。数百面铜镜依次陈列,如星河铺展,似历史凝眸,一方方青铜古镜,既照见千年岁月,也映照出古今人心。

置身展厅,仿佛时光被轻轻折叠。战国楚镜沉静古朴,羽状纹、蟠螭纹、连弧纹铜镜依次排开,纹饰简洁清雅,气韵沉稳。我慢慢行走,细细观看,在一面九龙纹镜前停下了脚步。这面镜子体量不大,却气势十足。初看纹饰细密,肉眼难辨细节,用手机镜头拉近才发现,龙纹矫健灵动,鳞爪清晰,线条细而有力,刀工精准讲究。镜缘铭文微小却字字清晰,笔笔工整,在方寸青铜之间,尽显古人极致的匠心。

那一刻我由衷感叹:在没有精密设

备、没有现代工具的年代,先民仅凭手和眼力,就能把铸造、篆刻、打磨做到极致,于细微处见精神。这种专注、严谨、精益求精,早已超越技艺本身,成为一种文化品格,代代相传。

淮南馆藏铜镜的珍贵,不只在于数量多、品相好,更在于它完整展现了中国古代铸镜工艺的发展脉络。

战国铜镜以线条美学见长。地纹细密繁复,主纹疏朗大气,双层纹饰错落有致,虚实相生。工匠以范铸成型,再施以微雕细刻,于沉静中见灵动,于规整中见变化。楚文化的浪漫飘逸,尽在这一线一纹之间。

汉代铜镜,则将铭文与教化融为一体。“见日之光,天下大明”“内清质以昭明,光辉象日月”“大乐富贵,得所好,千秋万岁,延年益寿”,文辞典雅,意蕴深远。铸铭工艺日臻成熟,字纹相融,布局端庄,既是日用之器,更是修身之镜。

唐代铜镜气度开阔,造型突破圆形,菱花、葵花样式丰富,工艺上融合高浮雕、鎏金、镶嵌等多种手法,花鸟瑞兽缠枝相连,富丽雍容,尽显盛世气象。每一面镜子,都是一个时代审美与工艺的缩影。

一枚铜镜,看似寻常,实则工序繁复:选料、制范、熔炼、浇铸、篆刻、抛光,环环相扣,不容有失。铜锡铅配比精准,多一分则脆,少一分则暗;雕刻需心手相应、静气凝神;打磨需温润有度,方能光亮如鉴。古人制镜,求的是光洁,守的是规矩,成的是匠心。一器之成,如一人之立,须守正、须笃实、须敬畏。

铜镜无言,却能照人;古物不语,最能醒心。观展归来,“以铜为镜,可以正衣冠;以史为镜,可以知兴替;以人为镜,可以明得失”的古训,在心中愈发清晰。

铜镜之鉴,不止于容颜,更在于人

心;不止于技艺,更在于修身。我们今天观镜、读镜、悟镜,最终仍是为了照己、正己、省己。

身处当下,每个人心中都该有一面无形的镜子。以镜为鉴,就是要慎言慎行、心有所畏、行有所止。为医者,要常问自己是否心系百姓,政绩观要端端正正;为师者,要常思是否尽到育人之责,工作上要兢兢业业;从业者,要常省是否守好岗位本分,履职中要勤勤恳恳。

做事如铸镜,一步一个脚印,不投机、不取巧、不浮躁;做人如镜面,清澈坦荡,不欺心、不欺人。唯有常常自照、时时自省,才能去除杂念、守住正道。

青铜不语,岁月留声。淮南博物馆里的这些古镜,穿越千年风霜,依旧光亮可鉴。它们照见的是工艺之精、文化之厚,映照的是修身之道、做人之道。愿我们都能以古镜为鉴、以本心为尺,在人生路上行得正、立得稳。

生活感悟

并蒂绽放的金银花

徐启玖

校园墙角的那金银花始终开得蓬蓬勃勃,清浅幽香顺着窗缝挤进教室,伏案苦读的学子,竟无人察觉到这缕芬芳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初中升学特设一道预考门槛,预考一旦落选,便失去后面参加中考的资格。乡下孩子都盼着闯过这座独木桥,跳出农门,哪有什么闲情逸致留意这缥缈的花香呢。

前一年中考落榜,如受重锤,心中多有不甘,最终选择复读再考,一心想着早日考上中专,变成商品粮户口。复读的日子远没有想象中那么轻松,不光日子清苦,心理负担更是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每周返校,我都会带一瓷缸腌菜,一日三餐全靠它佐饭,整日潜心刷题,不敢有半点松懈。

许是功夫不负有心人,一年的沉心深读,终有了回报。当年区级会考,我斩获第一,其中英语学科,竟得了满分。

班级有个关系要好的程姓同学,家住紫蓬山脚下,学习之余偶尔陪他回家取衣物。山风轻柔,草木清幽,最难忘的是他母亲做的那顿腊肉炖冬瓜。寻常乡土食材,文火慢炖,溢出满屋鲜香。在那拮据的年代里,那一缕家常滋味,至今无法忘怀。两个青涩少年,在山间观盛放的金银花,听枝头山雀啾鸣,谁能料到,当年那场预考,如同并蒂的金银二花,从此人生轨迹悄然分开。

程同学比我年长两岁,复读踏实用功,文理各科底子扎实,成绩不在我之下,唯独英语一科成了他跨不过的鸿沟。那些密密麻麻的英文字母,于他而言如同天书,任凭日夜死记硬背,成绩始终不见起色。

预考一天天逼近,全班上下人人埋首复习,唯有他像被冷雨摧折的金银花瓣,整日沉默,眉宇间郁结着散不开的愁云。晚上,他睡在我的下铺,熄灯后,每晚都能看到手电筒的光在英语书上

忽闪,有时还听见他低沉的朗诵声。

课后,我们常结伴在校园小树林里背书。他总坐在那金银花底下,一遍遍翻看英语试卷,指尖蹭来蹭去,迟迟不肯合卷。细碎的花瓣落在试卷上,他竟浑然不知。

“我真的怕了,再考不上,年岁渐长,这条读书的出路,恐怕就断了。”一次,他走到我跟前,低声对我说。

我太懂他的焦虑了。之后每天晚上,我挤出半个钟头帮他复习,陪他记单词、摸语法规律、梳理题型,尽力帮他查漏补缺。

我至今记得英语开考的那日清晨,他悄悄塞给我两个炸好的狮子头,粗纸包着的狮子头,打开还带着温热。从背后又递过来一束野金银花,蔫蔫的,一路攥在手心,早没有了香味。

考试结束,考生纷纷走出教室,人流中,我远远望见他步履迟缓,神色空茫。我没上前多问,心里便略知一二。

最终,我顺利通过预考。后来考取中师,辞别乡土,成为一名教师。而他终究折在英语上,预考落第,就此离开了校园。唯有校园墙角那金银花依然绽放,阳光下枝叶葳蕤,生机盎然。

岁月辗转,多年后我们重逢。离开校园后,他没沉溺失意,也未抱怨命运不公,却迈上了新的征途。从最辛劳的短途运输做起,风餐露宿,寒暑不避,凭着山里人独有的踏实与韧劲,创办了自己的物流公司,稳扎稳打经营自己的事业。

望着他从容沉稳的模样,往日的画面骤然翻涌心头。紫蓬山的晚风,农家灶台的鲜香、金银花下独坐的少年,一幕幕清晰如昨,多年萦绕心头的惋惜,此刻倏地释然。

那年预考,岔开了我们的来路,却未曾限定各自的归宿,就像并蒂绽放的金银花,朝向不同,却各得芬芳。

凡人心迹

成全善良

陌上桑

父亲给我发微信,告诉我小磊的大娘又提着大包小包来我们家了。顿时,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张纯朴的脸,皮肤黝黑,宽宽的额头,衣着朴素,有着农家人的善意。庄稼人不善言辞,总是用自家种植的特产表达心意。每次我都于心不忍,真诚地告诉她,不用送东西,只要孩子好好学习就可以。可她始终如此。

我是几年前开始资助小磊的,那时他还在读初中。他的父亲精神不太好,但可以外出打零工;他的母亲和姐姐都患有重病,生活几乎不能自理。他很健康,但要上学,而且年纪小,不能照顾家里,所以平时他的母亲和姐姐都是由他的大娘帮着照顾。他和他堂兄在同一所学校读书,周末一起回家,也是回他大娘家。

小磊的大伯平时也外出打工,大娘在家种植几亩田地,还要照顾自己的孩子和老人。一个农村妇女,没有多少文化,也没有多少钱财,不会说冠冕堂皇的道理,但用自己柔弱的双肩默默地呵护着两个家庭,不是一天两天、不是一月两月,也不是一年两年,而是近二十年。

学校的老师说,如果不是小磊的大娘倾尽全力帮助小磊一家,他现在根本无法读书。小磊对自己的家庭出身是无

法选择的,但是他不幸中又是幸运的。这些年,他虽然是留守儿童,但他有大娘的关心与呵护,放学回家有温馨的去处,有热气腾腾的饭菜,逢年过节也不是孤孤单单。

总是从最普通的人那里看到人世间最真挚、最美好的情感,它不浮夸但打动人心。我希望小磊大娘这样的好人,能够有好报!我想成全她的这种善良,想帮她减轻一些生活的负担,当然也希望小磊能够通过读书以后有更好的生活、更多的人生选择。

于是,我开始每个月通过小磊大娘给小磊生活费。尽管大娘家庭也不富裕,但是她都是一分不少地给小磊。

关于助学,我没有想过他们以后回报我,我的想法就是,他们在人生的一段旅程中暂时遇到了一点儿困难,我帮一把,不需要的时候,我就退出。资助小磊之后,大娘每年给我送特产,我知道这是她能表达的最珍贵的回报。

助学这些年,遇到很多小磊大娘这种具有大爱的人,他们也许家境清贫,没有显赫的地位、没有丰厚的钱财,但是却有人世间最宝贵的善良。与其说我在经济上帮了他们一点点儿,不如说他们的大爱在精神上丰盈了我。这么多年,我一次又一次地被感动着、鼓舞着。



龙湖拍客 陆士德 摄

凡尘一瞥

夏天的标点

曹波

一直觉得,夏天不是按天数过的,而是循着各式标点,一句句铺展开来。

那天下午,我凝望着村口池塘里的蝌蚪,黑乎乎的一团,甩着长尾巴在水里游弋。说它像逗号,真是再贴切不过。小时候我总爱蹲在塘边的石头上捕捞,小蝌蚪滑溜溜的,屡屡从指缝间溜走。那种抓不住的感觉,心里总泛起一丝空落。想来也是,逗号本就意犹未尽,日子还长,人还得等着。

句号最好认,满大街随处可见。圆滚滚的西瓜,便是最典型的句号。我不

爱切得方方正正的瓜块,独爱听刀刃轻触瓜皮,“咔嚓”一声的脆响。红瓤裹着黑籽,大口咬下,清甜的汁水顺着臂弯缓缓滴落。还有荔枝,带着鳞纹皮,轻轻一剥,里面的果肉莹润。一口吃下,吐掉果核,一桩夏日小事就此收尾。

最扰人的,要算那声声不断的知了,化作没完没了的省略号。它们从清晨聒噪到日暮,连绵不绝。那声音算不上婉转鸣唱,像是阵阵喧嚣。我在屋里午睡,它就贴在窗外“热啊,热啊……”地喊,笑我热得睡不着。这声音拖得太长,

把时间拉得特别慢,慢得让人觉得,这夏天是不是没有尽头。

除了这些,夏日里,还有更多或厚重或灵动的标点,点缀在天地间。

雷雨天气里,如果说闪电是划破暮色的那个感叹号,天边的雷声,便是悠长的破折号,一声接一声,回荡天地,撑起夏日独有的磅礴气韵。

再看田埂边的稻谷。这时候,它们正低着头,把穗子弯成沉甸甸的问号。望着这片田野,默数节令,心底默默期许:愿这满地丰实,沉沉铺满一整个盛夏。

我们都是夏天里的执笔者。小孩子手里攥着快化完的冰棍,滴落的糖水,如潦草的字迹;大人躺在竹席上,手里那把蒲扇摇一下,便给这闷热的夏日篇章,扇入一缕清风。

其实细想,真正的夏天,本就随心所欲。塘里的蝌蚪慢慢褪去尾巴,地上的荔枝核,在烈日下渐渐晒干。

这一篇随性写就的夏日篇章,总叫人念念不忘。这段时光被汗水浸润,沉在层层暑气里,历经岁月,反而愈发清晰动人。

岁月留痕

药碾承家学 寸痕念故人

朱振华

祖父是家传二代的中医,专攻外科疮科,飞丁走瘰,搭背手够之类的疑难杂症,印象中,在他手里一张膏药总能药到病除。近年来,我忽然迷上中医,开始自学基础理论,翻阅间总想起父亲在世时的一句话——“你没学中医,可惜了。”那句话犹在耳的惋惜,恰似一根无形的线,牵着我回望这份未能及早承接的家学,如今琐事缠身,念及此,不禁潸然泪下。

前几日回老家上坟,收拾老屋时,忽然瞥见蹲在屋角的药碾子。这物件许是许多人未曾见过的:一尊铁铸的“蚱蜢舟”模样的槽子,一尊铁铸的“磨盘舟”模样的滚子,中间穿一根结实的木柱,谁知脚太小,横踩不够宽度,只踩着一边的瞬间,碾子轰然倾倒,我重重摔在地上,鼻梁山根正巧磕在碾槽边缘,鲜血顿时如注,在脸上晕开斑驳的伤痕。小时候的孩子皮实,用自家产的膏药贴上了事,却不知这一摔,竟留下了一道永久的疤痕,险些破相。幸亏长大后戴了金丝眼镜,堪堪能将疤痕遮住。如今想来,当年害我受伤之物,成了我如今珍藏的念想,倒像是一场冤结化解的因果,冥冥中自有缘分。

祖父的医术,藏在他随身的小试管里。他总在怀中揣着一支塞着棉花的小试管,里面装着麝香——那是麝的肚脐分泌物,据说麝在夏日会翻开肚脐,任

与速度仿佛有神助,滚子在碾槽中来去自如,宛若荡秋千般洒脱。我们弟兄几个总爱争抢着碾药,手推脚蹬闹作一团,常常把药材打翻在地,换来祖父几句呵斥,便个个面面相觑,如芒在背,不敢再出声。堂兄叔伯偶尔逢集来看望祖父,中午吃完饭便主动帮忙碾药,可他们向来生疏,双手握着木柱竟手足无措,那模样恰似握卵在手,生怕弄坏了什么。

这药碾子,还在我鼻梁上,刻下了一道深深的疤痕。那年我约莫8岁,刚上小学一年级,身材瘦小,比同龄孩子矮半截。某天想够堂屋条几上的东西,踮着脚够不着,便索性踩上了药碾子。谁知脚太小,横踩不够宽度,只踩着一边的瞬间,碾子轰然倾倒,我重重摔在地上,鼻梁山根正巧磕在碾槽边缘,鲜血顿时如注,在脸上晕开斑驳的伤痕。小时候的孩子皮实,用自家产的膏药贴上了事,却不知这一摔,竟留下了一道永久的疤痕,险些破相。幸亏长大后戴了金丝眼镜,堪堪能将疤痕遮住。如今想来,当年害我受伤之物,成了我如今珍藏的念想,倒像是一场冤结化解的因果,冥冥中自有缘分。

祖父的医术,藏在他随身的小试管里。他总在怀中揣着一支塞着棉花的小试管,里面装着麝香——那是麝的肚脐分泌物,据说麝在夏日会翻开肚脐,任

由毒虫爬人,待其在脐中闷死,猎人取出便是清热解毒的良药。祖父特意留着小指的长指甲,遇有疑难症症,便用指甲挑出一点麝香粉末,配着蓖麻仁等药材,或摊成膏药,或调制成药散,总能药到病除。那时候的农民不论酷暑严寒都要劳作,生疮长疔是常事,祖父的医术赢得了四邻八乡的敬重。每逢中秋节,家里的屋子、地上都堆满了乡邻送来的西瓜,要等七个亲孙子(大伯家两个,我家五个)到齐了才能分吃。我们馋得慌,总想去滚西瓜,却被祖父严厉呵斥——那时不解其意,如今才明白,西瓜一滚便会“歇气”,凉透了就失了原本的清甜。

祖母走得早,几个孙子便轮流给祖父捂被窝。先是大哥,后来大哥上高中住校,便轮到二哥,可二哥睡觉爱打梦腿,我排行第三,便提前接了班。捂被窝的日子,我还尝过人间美味:若是得了感冒、疟疾,退烧后总能喝到甜甜的糖水,或是罐汤头,尤其是“大救驾”那滋味至今难忘。

祖父有个习惯,每晚睡前必泡脚,且泡脚水必须过膝,有时是我用手试水温。有时是用毛巾蘸水帮他擦拭小腿,他还会教我叩齿生津鸣天鼓,尿水咬牙憋气固肾气,如今想来,都是祖辈传下的养生之道。祖父的秘方不少,摊膏药的方子、治疯狗咬的方子,都传给了自

家二哥。

父亲则是中西医结合的赤脚医生,就是现在所谓的全科医生。他看病时总爱望舌、查眼脸、摸脉象、敲肚子,尤其看小儿科,必会仔细观察孩子的食指——如今我学了中医才知,那是小儿的“寸口脉”,风气命三关暗藏其间,寒热表里虚实皆能从中辨出。喜用柴胡,专治寒热往来不定期。

可惜,祖父、父亲都已作古。我辈弟兄四人,虽有行医者,却多是西医,这份中医家学,竟渐渐断了传承。祖父因肺心病离世,祖母因肠癌辞世,父亲因冠心病远去,母亲因中风长眠,大姐也因心肌梗死早逝,就连好友董军,也在五十七岁时因肝癌匆匆离去,短短一月有余便阴阳相隔,实为我心中之大痛。遂燃起承续家学、研习中医之心。

中医讲究整体观念、辨证论治,从气血、津液、脏腑、经络入手,望闻问切四诊合参,辨阴阳、分表里、判虚实、别寒热,或以祛风清热、行气活血,或以化痰通络、镇静安神,或以润肺清心、疏肝理气,或以健脾开胃、阴阳双补,皆为培元固本之道。本固则枝荣,根深则叶茂,这是祖父常说的话,如今握着药碾子粗糙的木柱,仿佛还能感受到祖辈掌心的温度,那些关于中医、关于亲情的记忆,也如碾槽中碾压的药材,愈发醇厚绵长。



廊下双姝 徐士和 摄